

宋刊  
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

公羊一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錄卷之二

重刊宋本公羊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寬有校

中華  
民國  
丙寅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

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彥疏

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

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

何休之注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

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

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

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

明證知傳確為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

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

疑為姜姓假託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鞞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譌經典

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壁

之所言殊為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

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為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

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邨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荅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道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道之說定爲唐人焉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迥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緇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陸氏音義曰掾弋絹反

**疏**

漢司空掾解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

季以為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嬰冬十月為漢元年子嬰降○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為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為十八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帝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為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三公官名也祿者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任城者郡名樊者縣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傳陳蕃碎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詩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敘也舒展已意以次敘經傳之義述已作注之意故謂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二云

**疏**

昔者孔子有二云○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云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疏**

吾志在至孝經○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

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

此二一學者聖人之極致

**疏**

此二至極致○解云二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治世之要務也

**疏**

治世至務也○解

傳春秋者非一

**疏**

傳春秋者非一○解云孔

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曰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

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識是也故大史公云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



受業或莫見其面董生相膠西王疾免歸家以脩學著書爲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臧公臧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本據亂而作

瑞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其中多非常異義可

**怪之論** 論盧困反 疏 其中至之論 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

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嬖而春秋善之是也 說

**者疑惑** 疏 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

**傳違戾者** 疏 至有至戾者 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半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

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

生訖即爲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漢孔圖云文

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

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

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

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其月而已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

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其勢雖問不得不廣 疏 其勢

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廣 解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

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經任意反傳達

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

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爲雖耳 百萬猶有不解 疏 是以至不解 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

解者故曰猶 時加釀嘲辭 釀朝 疏 時加釀嘲辭 解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

有不解矣 時加釀嘲辭 陽交反 疏 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

之類是也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援引至句讀○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

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疏以無為有○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囚之義而甚可

閔笑者疏甚可閔笑者○解云欲存公羊者閔不可勝記也○解云不可勝記也其愚闇欲駁公羊者笑其謬通也

不可勝負不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

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

者即鄭衆賈逵之徒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

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謂之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

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

奪左氏可興疏至使至可興○解云賈逵者即漢章帝時雋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頹

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

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帝王

不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恨先

之乃知古之為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恨先

師觀聽不決多隨一創疏恨先至二創○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法先觀前人之

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展者

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

曰多隨一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

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此世之餘事○解云

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愚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

猶天下閑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申之末說故曰世之

餘事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斯豈至過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

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

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開公羊左氏之義反為

十二經注疏

公羊注疏序

十二

二

二

二

所窮已業破散是失  
**疏** 余竊悲之久矣  
以公羊爲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据敗績爲他左

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  
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

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

○母 **疏** 往者至其正○解云胡母生本難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  
音無 **疏** 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言

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木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癆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  
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木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癆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

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說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  
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木者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癆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

**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奪反結也 **疏** 故遂至墨焉○解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

氏最存公羊也而識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春秋公羊傳注疏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中書門下牒

此本及闕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勅字中書字俱隲行頂格闕監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勅字始頂格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

何焯按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闕監毛本改此為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闕本於此行下署漢何休學口口口口疏另行署明御史

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按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朝節等奉勅重按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按本闕本監本毛本此題及王序并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人以意為之

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掾字從手釋文唐石經何按本並同闕監毛本改從木旁非疏中同

巴漢之間地名也

補刊本地字誤作也原刻及闕本監

本毛本不誤此類皆不具著有當著者始出之

二年八月

諸本同誤也二當作三

子嬰降○年春正月

補毛本作其

六年正月乃稱皇帝

漢書高皇紀五年十二月斬羽二月即皇帝位此六年正月當本作其年二月漢人未考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蒙上五年十二月之文改此為六年正月也據上文云冬十月為漢元年其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以為義帝  
名休字邵公 闕監毛本同補刊本邵作邵○按此字當知疏文於此亦本作其年

意 闕本同監毛本注作註非下並同

予疇昔夜夢

補刊本子誤子闕監毛本承之

案孝經鉤命決云

闕監毛本決改決是也

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

下當脫者字

治世之要務也

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凡諸經藝 闕本同監本毛本藝改義

非謂三王以來也

何按本同闕監毛本脫也  
正以孔子脩春秋 毛本脩改修下並同  
俗誤已行 何按本同此本行字模餽闕監毛本遂脫

口授子夏

闕本同監本夏誤貢

治公羊者胡毋生

闕本同監毛本毋誤母

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漢書儒林傳云安樂授淮

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六藝論之陰豐疑卽漢書冷豐之誤六藝論言劉向王彥漢書但言任公蓋鄭君所聞不必與班氏合也

得瑞門之命閩監毛本作端是也此誤

億口言實與齊桓專封是也補億下空關一字 邾婁叔術妻媿閩監毛本媿作媿媿者南朝俗字

非倍半之倍也舊鈔本同閩監毛本半改畔非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為雖耳披維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為之說也故下云是以講誦

師言至於白萬云云

致地問難鈔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地作他為是

時加釀嘲辭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誚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正

甚可閔笑者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笑改笑非 笑其謬通也何按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謬妄

貴文章矣謂之俗儒者浦鏜云矣為者之誤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唐石經閩本隙作隙 作長義四十二條閩本同監毛本二誤一○案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

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 將然存立閩監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補此本此疏上文遂作長義四十一條是作一不作二

然作欲此當是愆之訛

專愚公羊未申補毛本愚作慮

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敵浦鏜云者疑著之誤當在敵字下龔麗正云何氏不聞著長義此言距敵長義言與賈逵長義相距敵也按如龔說則當讀著作墨守以

距敵長義爲句下  
以強敵三字似衍

爲癘疾以難穀梁

閩監毛本  
癘誤廢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終

閩本作春秋公羊經傳  
解詁序終監毛本無此

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終

工部屯田司員外郎胡祖謙校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隱公卷第一 起元年 盡元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陸曰解詁佳買反下音古訓也。

**疏**

春秋至第一。解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

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摠名隱公者魯侯之諡號經傳者雜縛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學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荅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為允是其義也。問曰左氏以為魯哀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晚作春秋乎。荅曰公羊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問曰若公羊之義以獲麟之後乃作春秋何故大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黃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荅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猶在獲麟之後也故家語云晉文之有霸心起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起于會稽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憤厲志始於是乎者是其有意矣。問曰若左氏以為夫子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十二年告老見周禮盡在魯魯史法最備故依魯史記脩之以為春秋公羊之意據何文作春秋乎。荅曰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據魯史堪為王者之法也故言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傳保以為戒故云寶書也。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荅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為法者皆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問曰若言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何故春秋說云據周史立新經乎。荅曰閔因敘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此言之周為天子雖諸侯史記亦得名為周史矣。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然則春秋者即是六藝也而言依百二十國史以為春秋何。荅曰元本河出圖洛出書者正欲垂範於世也王者遂依圖書以行其事史官錄其行事以為春秋夫子就史所錄刑而脩之云出圖書豈相妨奪也。問曰案三統歷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荅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於

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而  
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  
者案莊七年經云星實如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氏  
云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脩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脩  
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問曰春秋據史書而爲之史有左右據何史乎。答曰六藝論云春  
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  
矣云云之說左氏首已成解不能。重載夫子所以作春秋者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  
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  
我欲詒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  
寶書脩爲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故史記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故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  
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與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  
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  
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  
問案莊七年星實如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又昭十二  
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  
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忠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其詞則  
丘有罪焉爾何故孔子脩春秋有改之者何可改而不改者何。答曰其不改者勿欲令人妄億  
措其改者所以爲後法故或改或不改示此二義。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  
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  
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爲法  
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  
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孔子卒後  
三百歲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  
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  
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答曰蓋孔子見西狩獲

諫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或言卜則是龜之辭也不從宋氏之說  
若然應言陽豫之兆何言卦乎蓋龜著通名故言卜矣○問曰何氏注春秋始乎隱公則天之數  
不審孔子何以正于獲麟止筆乎○荅曰案哀十四年傳云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掘得麟乃作  
祖之所速聞也注云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問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碑制作之害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掘哀公未終也曰備矣彼注云人道泯  
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  
明大始於瑞應爲効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是也○問曰  
既言始於隱公則天之數復言三世故發隱哀三月○荅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宜爲  
三世故禮爲父三年爲祖期爲高祖曾祖齊衰三月○據哀錄隱兼及昭定已與父時事爲所見之  
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也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也制治  
亂之法書大夫之卒文有詳略故日月備于隱如是有罪之見錄不日卒于得臣明有過以見罪  
益師不日著恩逮之辭○問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  
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  
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  
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顏鄭之說實亦有途而何氏見何文句要以  
昭定哀爲所見之世宜文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乎○荅曰顏氏以爲襄  
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  
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  
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顏氏之意盡於此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  
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別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說文文宣  
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爲一世矣邾婁快邾婁鼻我雖同有以近書之傳一自  
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大平書雖不相干涉而漫指此文乎鄭氏雖依孝經說文取襄十二  
年之後爲所見之世爾時孔子未生焉得謂之所見乎故不從之○問曰孝經說文實有九九八  
十一爲限之言公羊信緯可得不得乎○荅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經緯橫說義之言更作一理非  
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說爲正解明矣○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  
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荅曰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說經意其後學者  
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  
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說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問  
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荅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  
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科九旨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